

AI时代,为什么我们还要写作?

“喜欢”,也许真的就能成为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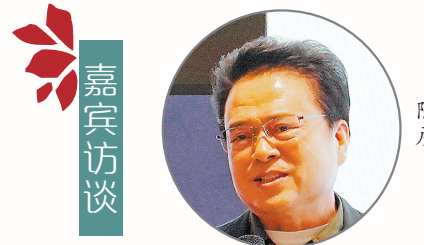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周欣怡 何文涛 熊安娜

11月26日-29日,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5花地文学榜·新大众文艺周”系列活动在广州举办。出席此次活动的嘉宾包括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著名作家蒋子龙,以及2025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得主张炜、年度短篇小说得主葛亮、年度诗歌得主王计兵、年度散文得主梁衡、年度文学评论得主程光炜、年度新锐文学得主王占黑,“年度花地精品”得主苏小华、黄仕忠、东田、黄守县、索耳,以及众多海内外专家学者。

11月9日,年度致敬分享会在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广东文学馆举行。2025花地文学榜年度榜单得主依次登台接受奖杯、证书,并发表感言;五位“年度花地精品”得主接受奖杯、证书后,围绕“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写作”主题展开对谈,共话写作的当下意义。



主题对谈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主持人杜雨轩,“年度花地精品”得主东田、苏小华、黄仕忠、黄守县、索耳



陈彦:把一生交给一件事

11月29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在广东文学馆展开题为“从戏剧、小说到影视”的主题讲座。讲座后,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羊城晚报:您曾提到,新作《人间广厦》是一个酝酿很久的故事?

陈彦: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分房”。我经历过排队分房,自己做了行政管理后也主持分房,对分房这件事体味得很深。但讲述形形色色的分房故事,并不是我的创作初衷。无论是家庭、社会、国家,很多资源都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程序分配下去,这个过程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公平与正义的问题。

我们常说文学创作要“凿开一束微光”,这束微光往往就是公平与正义。如今这一代人或许不再经历分房,但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分配问题依然存在。写作时我始终在思考,资源怎样才能分配得更合理?“分”和“被分”映照出复杂的人性,也构成了文学探讨人的处境与命运的张力。

羊城晚报:《人间广厦》中写了“地上”“地下”两条线,其中是否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

陈彦:《人间广厦》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没有让“地下世界”复活。这关乎我对“现代性”的理解。我认为现代性应该是我们每个人身处现代现场时,自然而然带出来的东西。有时候过于强调它,反而会脱离现实生活的语境。

羊城晚报:您将西安作为故事创作的重要基点,令人想到福克纳“邮票大的地方”的写作观念,其中蕴含了您怎样的创作追求?

陈彦:福克纳一生就写约克纳帕塔法这一个小县城。鲁迅也是如此,虽然他在北京、上海、广州都生活过,但小说始终围绕着绍兴的鲁镇、未庄。为什么?作家必须要有一个阵地、一个生活的场。人性、命运、社会的深刻问题,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点上,都足以被洞察。真正写透一个地方,就足以映照整个世界。

我现在住在北京,从人生经历中看,我有九个故乡。但在写作中,我始终守住的还是西安这一块土地。当我真正写透那一方水土时,也就写透了我所认知的整个世界。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与地方,这不是为了图省事,也不是缺乏认识其他生活的能力,而是需要这个地方作为支点,像在显微镜下观察切片一样,去洞见普遍的人性与时代表达。

羊城晚报:为什么陕西作家在当代文学版图中会有这么重要的位置?

陈彦:我认为陕西作家身上普遍有一种“死磕”精神——认准一件事,就把它做到极致,甚至可以说“朝死了磕”。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聪明人不干这个”,提出“六十年一个单元”,这就是一种“长期主义”的定力与清醒。路遥说“早晨从中午开始”,这种充满搏命般的投入,不怕失败,更不计代价。他们把一生交给一件事,最打动我的,就是这股“死磕”的劲头。正是因此,他们才能挖掘到这一方土地最深层的文学宝藏。

羊城晚报:从《装台》《主角》《喜剧》到《人间广厦》,您的小说总是会把聚光灯投到“小人物”身上,这种创作偏好的驱动力是什么?

陈彦:文学不应区分谁更值得同情,而应看见每一个被命运摆弄的个体。我笔下的女性角色比较多,比如《主角》中由烧火丫头成长为秦腔名伶的忆秦娥。这种关怀,或许源于我早年在乡村所见,一些如花般绽放的女孩,后来人生却出现巨大落差;也源于我在文艺团体工作三十多年的观察,多少灿烂的青春,绽放时无人不赞叹,凋落后却少有人记得。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年度花地精品』导读

苏小华《我的报童生涯》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7月1日A7花地版)



读这样的文字,有一种“泪中带笑”的感觉:社会动荡,家庭贫困,小孩当家……还是小学生的她趁放学间隙帮母亲卖报,由此初尝人间冷暖。作为职业画家,作者笔触细腻,冷峻写实,犹如当街速写,寥寥几笔,生动传神。一幕幕,往昔如在眼前,时代风尘扑面而来。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一种天生的达观。

黄仕忠《出走的五十岚》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4年5月23日A10花地版)



“五十岚十分向往外面的世界,它再一次出走,终于把自己给走丢了”,淡淡而起,脉脉含情,由此展开这只本是野外流浪猫后裔的奇遇旅程——在教授家里,它遇到一只狗,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相依为命;蹲踞于书桌高处,枕卧于书堆之间,似乎也沾染上了学术的味道。和教授共渡一段波澜不惊的书斋生涯后,它突然出走……原来,它只是过客。一只猫,缘起缘灭,不知所来,不知所往。这或许也是人类命运的隐喻?

东田《且伸出手去,握住三月的雨丝》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3月6日A12花地版)



散文以藏地春雷起笔,在雷霆万钧之势的春的漩涡中,穿梭于湘林地耳、武陵樱花、三峡杜鹃、白云山玉兰与林芝油菜之间。笔锋所至,春天在地理、记忆与感官的多层面被“唤醒”,春愁、乡思与岁月流逝的焦虑,交织纷呈,最终在“人即春天”的顿悟里完成超越。语言如桃瓣纷披,意象奇丽细密,字里行间,处处“惊蛰”。

黄守县《过个潮汕“懒”年》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2月27日A8花地版)



作者对潮汕年节的观察,从“懒”字着手,举重若轻地展开。他记录下“做”节传统在当下的消解与转化:简化祭祀、旅游过年、懒人贴图、“咁狗戏”,乃至低头手游的“丁头”……但这种“懒”并未被简单视为对传统的背叛——科技因“懒”而进步,人们“懒”在此处,勤在彼方。在“机器人抬猪”的诙谐想象中,他跳出了文化传承中“坚守-流失”的二元对立,在“懒”与“勤”的辩证之间,在对传统习俗的温情回望中,新生活形式悄然登场。

索耳《用一种游戏的心态去写作》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4年4月23日A6花地版)



从游戏迷到写作者,作者以自身的成长经历展开对技术时代信息爆炸与文学创作关系的思考。但他并未沉溺于AI技术冲击引发的怀旧或焦虑,而是以“游戏”为隐喻,构建一种更为开放的理路。在这场人机“语言游戏”里,人类与AI在相互驯化中催生出一一种新的“心灵默契”,创造出新的智力空间。

在新媒体时代,媒介表达手段和方式日益丰富,文学呈现出“普泛化”和“巨量化”趋势,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文学创作的队列。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作为文学创作实践形式的写作,其边界与意义正悄然改变。来自艺术界的苏小华、教育界的黄仕忠、文流界的东田以及青年写作者黄守县、索耳从自身创作经历出发,现场分享对AI时代坚守写作的切身体验。

苏小华回忆,她从小时候三年级开始做报童,早早地开始了文学追求。十年前,她和家里人开始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网络写作的即时性、便利

性促使她持之以恒地写下去。“写作不要问‘为什么’,就是喜欢。”她说。

“每个中文系的人都有一个作家梦。”黄仕忠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对写作一直保持着热爱。他观察到,文学的生态正在变化。“网络给了许多想成为作家的人以机会,他们可以在网上写作,经过无数的锤炼后,也许真的能成为作家。”

关于写作的意义和体会,东田表示:“我当时的冲动,就是想用稿费换路费。在路上的一些浪漫片段,最让人铭记于心的时刻,这些都是我在风尘仆仆的旅行当中记录下来的。”对她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她的人

生信条。

索耳讲述了他上大学诗社和同同学探讨诗歌、印诗册的经历,他用“浪漫的、狂飙突进的”来形容文学创作的萌芽时期。他表示,真正的写作者都需要自学,要找到同类人一起相互促进,提高写作的技能,共同进步。

黄守县则结合教学实践道出他的观察:自AI工具普及后,学生的写作水平“直线上升”,这迫使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去鉴别文本的来源。他由此思考,旧的故事由于技术升级而消失,新的故事要怎么去找,是接下来写作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名家论道

蒋子龙:作家最忌“灵魂有家、灵魂安定”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实习生 李岑

11月28日晚,“2025花地文学榜·新大众文艺周·文学大讲堂”在广州1200bookshop(荔湾湖公园店)开讲。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蒋子龙围绕“文学的逻辑”,与读者分享自己多年来的创作心得与感受。

今年已84岁的蒋子龙从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多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国》等。



蒋子龙

以弱者的心态感受世界

讲座伊始,蒋子龙说:“时代的脉搏怎么抓?那是政治家的事。作家要抓自己的脉搏,抓自己的心跳,不要管世界怎么变化,你什么时候动心了,就开始写作。”

创作要符合逻辑,什么是逻辑?蒋子龙指出,逻辑是追求真相,从事实到事实,研究事实的真相。作家写作最好的办法,是“以弱者的心态去感受世界,以弱者的心态去感受生活,而不要以强者的心态感受,不要居高临下。”

不能学别人,又必须学别人

如何吸收别人的写作经验?“没有一个作家不吸收别人的经验,但没有一个作家是只根据别人的经验就能成功的。”

在蒋子龙看来,写作是件矛盾的事,不能学别人,又必须学别人,“你吸收的只是一种启发,被自己接受了,融汇到自己脑子里,成了自己真正的认知”。

他说,我们可以学习别人的写作方法,比如打腹稿、改文章这种具体方法,但真正的创作经验要靠自己摸索,比如,文章要怎么构思、怎么搭架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优势是什么?就是你和别人的差别。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有什么、缺什么,不论是语言、结构,还是思想、意境。要怎么认识‘有’和‘缺’呢?可以通过‘行走’——脚的行走,让我们经历丰富;脑的行走,就是进行阅读。”

要让灵魂开花,需下笨工夫

作家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作家最忌讳灵魂有家、灵魂安定。作家的灵魂是没有‘家’的,作家的灵魂是

无所附着的。”蒋子龙的观点让观众感到耳目一新。

蒋子龙用切身体会为大家释疑:“作家的正常状态应该是‘不确定性’。他忽而得意,忽而自卑,忽而无处安放,忽而六神无主。”“我写作得意时,觉得自己是天才。写作不顺时,觉得自己‘白痴一个’‘山穷水尽’,应该去卖白菜、修自行车、打铁,就是不应该写作。”

创造需要灵感,灵感是什么?蒋子龙说:“灵感是灵魂开花,灵魂被感动。真正的触发、灵魂开花,‘像子弹打到脑子里去,中枪一样,非写不可的感觉’。”他说,感动不是有感动,要先感后动,感而就动,而要让灵魂开花,需下笨工夫。“还有比托尔斯泰伟大的人吗?他到了82岁还要离家出走呢。所以,千万不要相信灵感会自然而然来,灵感是写出来的、走出来的、是看出来的。”蒋子龙说。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总执行:胡泉 陈桥生
统筹:邓琼 吴小攀 董柳
执行统筹:朱绍杰 宋金峪
摄影:周巍 林桂炎 钟振彬



2025花地文学榜年度榜单得主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张炜、葛亮、王计兵、梁衡、程光炜、王占黑